

文化走笔

赵登银

一念良知照水西

大明王朝明武宗正德四年(1509年),贵州高原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。

乌江六广河段,薄雾如纱。一位面容清瘦的中年人独立舟头,青衫微褪,任由料峭江风,吹皱一江春水。

“通行奇胜才经此,江上无劳羨九华。”青衣人轻声吟哦。

千山无言,江流有声。这个中年人便是王阳明。

正德元年,宦官刘瑾乱政专权,南京科道官戴铣、薄彦徵等二十余人上疏弹劾,反遭入狱。时任刑部主事、年方三十五岁的王阳明义愤填膺,上《乞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》,遭廷杖近死,谪戍贵州龙场,贬为驿丞。

时龙场驿系贵州“龙场九驿”之一,为明初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所设,自龙场(今修文)起,经六广、谷里、水西、奢香、金鸡、阁鸦,归化至毕节,横贯黔中,连通川滇,是西南一隅的交通生命线。

一路西来,王阳明先后历经追杀、染疫、仆从逃散,终于在正德三年(1508年)春抵龙场。

身后是朝廷党争的尘烟,眼前是“魁结耕田,不冠不履”的边徼。阳明人生急转直下。

初抵龙场时,阳明可谓孤绝沉郁。此地万山丛棘,瘴疠弥漫,言语不通,风俗迥异。“居无室,食无粮”的困窘,使其不得不栖身石穴,采蕨为食,几至绝粮。夜深人静,寒雾侵肌,虫兽环伺,生死之念不时萦绕心头。

然而,尽管当地土人亦生活困苦,他们却并未冷漠以待。虽言语不通,只能以手脚比画,他们仍节衣缩食,竭力济济阳明。

时任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素慕阳明学问风骨,屢遣人馈赠米薪、药物及日用之需,又数度亲至龙场探望,倾心交

谈,敬阳明如师友。阳明感其诚笃,亦以道义相勉,二人遂结深厚情谊。

贵州的温情悄然融化了阳明心中的冰霜,使他一变初期之颓废,从怅惘渐转为澄明,愤懑化为沉潜。

正德三年,水西各族请安贵荣出资翻修象祠。此祠相传始建于隋,每年春秋,周边苗彝百姓扶老携幼登山祭拜,香火不绝。

次年早春,象祠修缮一新,安贵荣欣然请阳明为文以记之。阳明感其诚心,又兼对象祠心生好奇,遂欣然成行。

彼时之“水西”,为明代贵州宣慰司辖地,由水西土司彝族安氏世袭统治,包括今毕节市以大方县为中心的大部分区域,含今黔西市、织金县、金沙县等地及贵阳市修文县、清镇市以及安顺部分地区。水西安氏为贵州诸土司之首,自明初归附朝廷,赐姓授职,雄踞川滇黔要冲,拥兵数万,自治一方。

自龙场一路而来,阳明所见,并非“化外蛮荒”,而是一幅动人的人间图景……

彝汉杂居于山谷河畔,彝人住高坡,耕山地,穿麻布,佩银饰;汉人流民居驿道旁,务农或贩盐。百姓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虽“不冠不履”,却守信修德,邻里互助。每逢节庆,击铜鼓、跳“撮泰吉”(彝族古老戏剧,祭祀祖先,亦敬天地)。

最触动阳明的,还是百姓对象祠的虔诚。

象祠坐落于今黔西市素朴镇灵博山麓,背倚苍崖,面朝乌江。

乌江为贵州第一大河,古称延江、黔江,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,自古为川黔要道,纤夫号子曾响彻峡谷,盐船帆影曾连通巴蜀与滇黔。

此地虽僻,却非绝域;民风虽朴,礼义未泯。

祠前古木森森,香樟与桢楠交错成荫,石阶苔痕斑驳。祠中所祀之“象”,乃《史记》所载舜弟之象也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,象为舜同父异母弟,多次害舜欲夺其位。舜不予计较,常以德感化,后封象为“有庠”(今湖南道县)国君。

象从善后,修德信义、勤政爱民,造福一方。多地建象祠以纪念之,然兵连祸结,多经毁败,至明中期,唯存水西象祠。

阳明初闻象祠,亦感疑惑,凶顽如象,何堪享祀?

然自龙场行来,目之所及,乌江浩荡东去,群山如黛,飞鸟怡然;民风勤劳朴实,守信修德。又见苗彝群众扶老携幼虔诚祭拜,焚香献酒,神色肃穆而温良。

阳明由此心悟:所祀之象,非其旧恶,乃其新生;非敬神祇,实慕教化。

“君子之爱若人也,推及于其屋之乌,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?”象能改过,虽因其兄多以善导,然更因象本具良知。百姓立祠,正是对性本善且可教而得的追念。

情动于中而形于言,心中的感情自然流泻到笔端,《象祠记》便一气呵成,后被收入《古文观止》,成为阳明入选《古文观止》的三篇佳作之一。

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。”时在水西的阳明,虽未明确提出“致良知”的理念,然其心学思想的重要胎动已活跃在《象祠记》的字里行间。

“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,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。”在《象祠记》中,阳明已悄然触及心学内核:人人皆有善端,良知非外铄,乃人心本具,人人可经学习而通达。

乌江奔流不息,纵横百转千回,终归入大海。人心纵被私欲遮蔽,良知

亦未尝泯灭。

在水西,阳明与彝族土官论礼乐,谈政事;在龙场,他教子弟识字读书,讲《大学》《论语》;遇乡民争讼,便以“贵善”之道调解纷争。

贵州不再是他贬官的终点,而成了启迪他深思的福地。他也不再视黔地为“化外”,而称其“虽处遐荒,礼义可行”。

因为《象祠记》的存在,后世将“水西论象”列为“阳明问道十二境”之一。它与“龙场悟道”前后相续,前者在民风礼俗中照见良知之普遍,后者于静默沉思中确证本心之光明。一在外感,一在内证,共同构成阳明心学诞生的精神双翼。

今日之灵博山,古象祠遗址历经沧桑。清康熙四年(1665年)吴三桂“剿水西”时,祠毁寨平。后又屡遭损毁,现仅残存清代禅房一间、碑刻两通、基石无数,石坝子、石坎等。

1996年5月,黔西象祠遗址被确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13年,象祠依原址重建,“一祠三馆,九龙八景”渐成规模。2015年5月,象祠入选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如今,象祠已成为研究阳明心学形成的重要载体,是贵州重要的研学基地、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的典范。

夜幕低垂,新月如钩,洒落清辉于乌江之上。江面浮光跃金,静影沉璧,仿佛承载着哲人的低语。

遥想当年,阳明立于象祠前,望群山寂寂,心中澄明如镜。山风拂过,松涛阵阵,虫鸟低吟,似在回应那一念之光。

水西以它的沉默与厚土,接住了这位落难哲人的孤影;而阳明,则以他的良知之炬,照亮了水西千年的幽谷。

如此,心安;如此,道传。

乡土黔北

烟火跨年

南昀

岁末的风掠过新蒲新区的四横八纵,带着黔北大地特有的温润,将2025年的最后一丝细雨揉进遵义大剧院的灯火里。我站在大剧院旁的红绿灯下,红马甲、红袖套的暖意与晚风撞个满怀,成为这场“悦遵义·享暖冬”跨年夜里,千万温暖剪影中的一抹。

暮色四合时,这里便成了灯火的海洋。大剧院的穹顶如舒展的羽翼,缀满的灯带流淌成银河,将夜空染成温柔的橘粉。往来的人群带着年末的松弛与期盼,脚步声、笑语声,还有满场传来的孩童嬉闹声,交织成最鲜活的市井交响。我巡回于红绿灯区域,提示着此处不得燃放烟花爆竹,也提醒着往来游客注意安全,目光却忍不住被这烟火蒸腾的景象包裹。捧着奶茶的情侣并肩慢行,三五好友勾肩搭背说着全年的趣事,陌生的笑容在灯火下相互映照,还有一大群小朋友小朋友围着小摊主的你问我答,让冬夜的寒意消隐无踪。这便是遵义的暖,不是灼人的炽热,而是浸润在烟火里的妥帖,藏在陌生人眼底的善意。

时间在人流的穿梭中悄然滑向23:30,大剧院主舞台传来主持人清晰的声音,穿透喧闹直抵人心:“悦遵义·享暖冬”跨年夜主题活动即将开启,首先请大家仰望夜空,共赏璀璨无人机组成的“红色圣地”标识,寓意着这座城的厚重底蕴;紧接着,“悦遵义·享暖冬”的活动主题缓缓铺展,与下方的人间烟火相映成趣;最后,无人机群骤然散开,化作一场流动的流星雨,光点簌簌坠落,引得人群阵阵欢呼……光影流转间,我望着这片璀璨星河,忽然懂得,这跨越夜空的表演,既藏着城市的热忱与底蕴,更映照每个人心底的期盼——对团圆的期盼,对新年的向往。

“无人机秀”的余韵尚未消散,大剧院的穹顶与周边建筑忽然同步亮起,“跨年灯光秀”正式登场。原本流淌的灯带瞬间切换节奏,红、橙、金三色光影交织流转,时而如波浪翻涌,时而如火焰跳跃,将新蒲的夜空渲染得愈发绚烂。就在光影流转间,成千上万的孔明灯缓缓升空,如点点星火从人群中升腾,带着人们的期许飞向夜空。灯光映照在孔明灯的纸面上,泛着温暖的光晕,与空中的光影交相辉映,连晚风都仿佛被染上了斑斓的色彩。光影掠过人群的脸庞,将每个人眼中的惊喜与笑意清晰映照,有人抬手轻托孔明灯助力升空,有人举着手机定格这浪漫瞬间,嘈嘈切切中藏着最纯粹的温柔。灯光秀的璀璨氛围里,主持人温情的声音再次响起:“还有最后一分钟,让我们回头,拥抱身边的人,也拥抱即将过去的2025。”

喧闹似乎被按下了短暂的暂停键,随即化作此起彼伏的转身与相拥。擦肩接踵此刻具象化了,我看见站在身前的小哥,几乎没有丝毫犹豫,猛地转过身,张开双臂将身旁的同伴紧紧抱住,两人的笑声在夜风中格外清亮;不远处,一对年迈的夫妇相互搀扶着转身,动作迟缓却坚定,岁月在脸上刻下的痕迹,也在紧握的姿态里沉淀出温情;更有素不相识的游客,在眼神交汇的瞬间,笑着递出一个拥抱,陌生的温度里,藏着对彼此过往一年的体谅与祝福。

而我,却在这漫天的温情里出了神。转身的指令在耳边回响,我的脚步却像被钉在了原地,双臂重若千斤。那些被忙碌稀释的思念,在这一刻突然汹涌——远在山东的岳母是否正与女儿视频?此刻还在老家的父亲,是否入睡?是否盯着窗外寒冷的夜?还有天堂的母亲,若你在,是否正念叨着我,有没有穿足够的衣服?……此去经年,种种画面在脑海中流转,有志愿服务时的疲惫与满足,有工作中的困惑与成长,有与家人视频时的欢笑与牵挂。那些不曾言说的牵挂,那些默默扛下的辛苦,那些转瞬即逝的感动,都在这跨年的倒计时里,汇聚成心底最柔软的潮汐。我没能拥抱身边的人,却在心底与家人完成了一场跨越百里千里的相拥,与过去一年的自己完成了一次温柔的和解。

迎新倒计时的声浪悄然汇聚,越来越响亮,越来越急促:“10-9-8-7-6-5-4-3-2-1! 新年快乐!”欢呼声划破夜空,绚烂的礼花在大剧院上空绽放,红的、金的、紫的光点散落,将每个人的脸庞照亮。我望着漫天烟火,忽然读懂了这场跨年的深意:所谓跨年,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间更迭,而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与迎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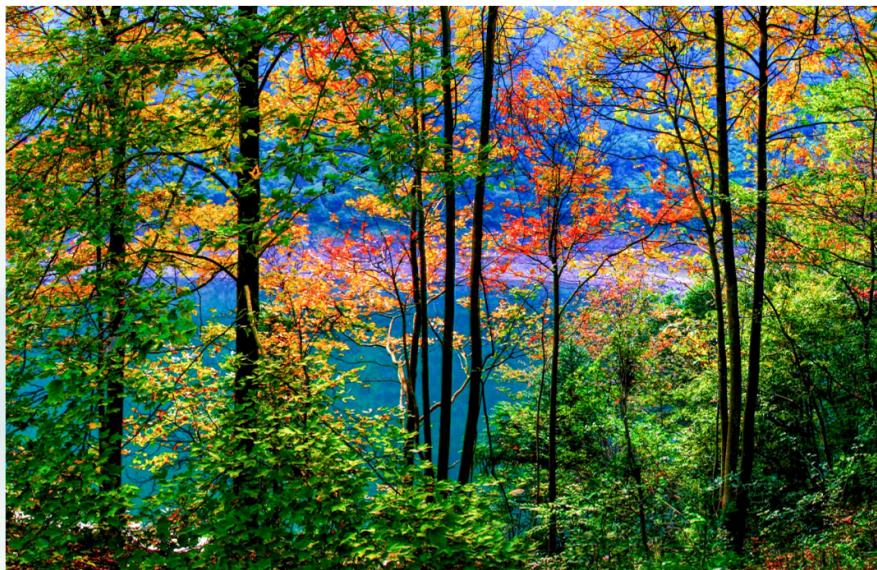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拥抱身边人,是在确认陪伴的重量;我们回望去年,是在梳理成长的轨迹;我们期待新一年,是在为平凡的生活注入前行的力量。那位小哥果断的转身,是对当下的珍视;我心底对家人的思念,是对根脉的眷恋。这世间所有的温暖,从来都藏在这些具体的瞬间里:一个拥抱、一句牵挂、一抹灯火、一场相聚……

烟火散尽,人群依旧沸腾,也多了几分新年的轻快。我看到回家的游人正对着我的小伙伴笑着说“新年快乐,辛苦啦”,简单的话语,却让红马甲、红袖套的暖意更甚。我忽然明白,所谓“悦遵义·享暖冬”,悦的是烟火人间的热闹,享的是人心相通的温暖。这座城市的温度,不仅藏在这一夜的璀璨灯火里,更藏在每位遵义人、每个普通人的善意与牵挂中。

2026年的风轻轻吹来,带着新的希望掠过街巷。回望那个暖冬的跨年夜——红绿灯下的坚守、漫天绽放的烟火、无人机炫目的浪漫、陌生人的拥抱、心底对家人的思念……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印记。原来,家人从不是冰冷的流逝,而是由无数个温暖的瞬间串联而成;成长也从不是孤独前行,而是在牵挂与陪伴中,带着过往的力量,奔赴新的旅程。夜色渐淡,曙光在天际酝酿成温柔的橘色。跨年夜的喧嚣尚未完全消散,我已踏上归途。

2026年第一天一大早,推开门闻到老家熟悉的烟火气,我系上围裙走进厨房,亲手为父亲煮了一锅羊肉火锅。回风炉上,翻滚的汤汁咕嘟作响,暖意顺着锅沿漫开,将跨年夜里对家人的牵挂,都融在了这一锅热气腾腾的温柔里。

原来,最好的告别是铭记,最好的迎接是相守,遵义的暖冬留在记忆里,而家的温暖,永远是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。跨年,跨的不仅仅是年,而是人间清醒;珍惜每一个当下,牵挂每一个所爱,带着善意与温暖,坚定地走向每一个崭新的明天。



风华遵义

卢祖文 诗配图

斑斓后水河

(摄于绥阳蒲场镇)

艳秋铺锦似画屏
竖枝列列逐阶青
红叶燃眸如焰动
碧波摇曳助诗情

名家新作

石定

尹珍赋

黔北形胜,钟灵毓秀;正安之地,物华天宝。忆昔东汉,南域荒僻,礼教未敷。然有母教尹公,立北学宏志,叩问中原,受业于许慎之门。学成还乡,开南城教化之先河,拓汉学传播之疆域,影响深远。古之母教,即今之正安,承先贤遗风,敢为人先;脱贫攻坚,吉他兴邦;文艺繁荣,百花争妍。有感而作斯赋,以颂先贤之功。其辞曰:

夫黔北之域,有圣灵栖风,泣血于荒裔,每抚苍苔而思远;东汉之季,诞先贤膺龙,振翼于穷陬,常对寒月以长吟。

先贤尹珍,见乡野蒙昧,遂斩棘披荆千里求学,溯洄中原而问道;过巴郡,越荆楚,涉雒水,焚膏继晷于京雒。得许慎授五经要义,辨六书之精微;从应奉习经书图纬,通阴阳之要旨。囊萤映雪,志比扶掖之鹏,孤灯照影,铁砚磨穿终无悔;沐雨栉风,心驰大虚之鸿,竹筒浸泪,饱学经书始精通。

忆远古别,妻子执手相看泪眼,幼儿牵衣不忍分离,老母倚门望断暮云,慈父拄杖泪湿衣襟。京华苦读,昏灯摇曳,雪案萤窗独守寒毡,兰台石室深怀济世。不悟时运未臻,空负凌云之志,望鸿鹄而长叹,对残月而怅惘。念父母妻儿,抚旧物以垂泪;感桑梓情切,思游子之当归。

于是辞京阙而返故里,别儒林而教孩童,建草堂三楹授徒,播汉学于南疆。设教母笪坝上,有教无类,弦歌动于夜郎;讲学权县等地,一视同仁,文风被于巴境。草堂简陋,然其志宏远;环境艰苦,而其心澄明。为初授蒙学,以字书启蒙童,用篆文写

韵语。继而讲经,传《诗》《书》之雅言,授《礼》《易》之精义。南蛮之人,始闻弦诵之声,渐沐汉教之馨。

乡党仰其德,执经问难,如渴骥奔泉,杏坛生春;学子慕其才,负笈从师,似春蚕食叶,灯火传薪。黔民竟相趋附,习揖让进退之仪,演蛮歌为诗礼。教化通于边陲,声彻九垓,飞鸟唤月;儒风弘于西南,泽被八荒,翔鹤啸日。

地方举孝廉,朝廷以经术选用,为尚书丞郎,至荆州刺史。年老体弱,辞官还乡,重操旧业,将学馆改名“务本堂”。其名出自《论语》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”;其意深远,与时俱进,不离教化之初心。

唐宋相继,明清以降,供奉主于书院,建祠宇以瞻仰,尊为贵州汉文化教育鼻祖,名扬青史,声播八方。其教也,兴起学校,渐进迁其俗;其学也,潜移默化,使蛮荒之地边民,接受中原文化,成为后世发展之历史根据。精神传承,近两千载而不绝,文脉绵长;后继有人,皆秉遗风以兴文,桃李芬芳。

若夫青溪可望,候归舟于烟水,翘首以盼,恍见先贤踏浪来;朱邸重开,效忠忱于秋实,丹心未改,犹闻遗训绕梁回。

伟哉!其功业如巍巍天楼山,跨越时空,孤峰傲立,泣鬼神而惊天地,云霞为之低徊;其影响如滔滔芙蓉江,奔腾不息,碧波拍岸,润苍生而泽万世,烟波永共长流。簪履有迹,风教永续,泪化甘露滋沃土;英灵不泯,德泽流芳,血凝长虹贯古今。

吾辈每念斯人,辄生敬慕之诚。若问“先贤何在?”当指山河曰“此即其魂”。